

偽齊錄目

上卷

劉豫傳



唐書偽齊冊文



偽齊僭位赦文

偽齊求直言詔

偽齊建元阜昌詔

偽齊遷都汴京詔



偽齊立后冊文

偽齊戒守令農桑詔

偽齊牒官冊修什一稅法

偽齊詔諭士民榜

下卷

金虜廢劉豫詔

金虜廢偽齊旨揮

金虜廢齊從差除

劉豫進封曹王冊

劉豫謝進封曹王表

偽齊狀元羅誘上南征議

偽齊宰相張孝純上大宋書

偽齊錄目畢

偽齊錄上

劉豫傳

從政郎楊克弼撰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家世為農至豫始應進士舉元  
符中登第累官郡縣政和二年召除殿中侍御史少時嘗  
盜同舍生白金孟子紫紗衣及是言者發其夙醜豫因上  
疏自明上皇赦而不問未幾累章言禮制局事上批云劉  
豫河北村叟不識禮制送吏部與差遣遂黜兩浙察訪抵  
儀真舊氏繼丁父憂因家焉建炎二年主上幸維揚樞密  
使張懋有河朔職方之舊力請于朝欲與一郡時濟南太  
守張悅遲留未行裨豫起復代之除中奉大夫知濟南豫  
欲換江南一郡而兩府厭其繁數不許謁見乃憾而去到郡  
惟務酷刑以快私忿除父子容隱條犯者皆相坐罪建炎  
三年金虜侵山東豫遣子承務即刑曹掾步兵出戰為金  
虜圍之數匝又令郡倅張東援之金虜解去哨豫以利裨

令投拜豫與東議出城百姓攔路願守不降豫因墜城詣  
軍前通款是年夏以豫節制京東兵馬徙東平豫遣東使  
京留守上官晴令叛晴晤焚香斬使頃之又以賂啗晤左右  
喬思恭宋驥俾說晤反從之時金虜天會七年建炎四年  
濟南有獲得鱣者豫妄謂神物之應乃祀之夏五月附豫  
姦黨言北京順豫門下生禾五穗同本以為豫受命之符  
於是齊魯之間僉附會為推戴而豫亦使子麟賫重寶陰  
賂金虜酋長撻辣左右求僭立而撻辣遂注意於豫之詭  
辭乞立張孝純金虜又遣使就豫治所問軍民百姓所欲  
立者衆未及對獨豫鄉人進士張浹越次應之曰願立豫  
遂決是月戊申金虜遣西京留守高慶裔西京乃禮部侍郎  
郎知制誥韓昉備禮以璽紱立豫冊之曰冊命爾為皇帝  
國號大齊都於大名世修子禮永貞虔誠付爾封疆並同  
楚舊豫遂僭立于北京以前宗正丞孝陽權左丞濟南通

判張東權右丞兼吏部侍郎以其子麟為太中大夫提領  
諸路兵馬知濟南府延康殿學士宣奉大夫前太原尹張  
孝純依前宣奉大夫封開國公守尚書左丞相以弟益為  
北京留守都水使者王夔汴京留守升東平府為東京以  
西京為汴京以南京為歸德府豫為生景州守濟南節制  
東平僭位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數  
千人又以境內三代有官或本身有官人為三衛官曰翼  
衛曰勲衛曰親衛二年升一等及六年即以試弓馬合格  
人出官是年金虜南寇回以李鄴李侁李傳鄭億年臣豫  
傳除監察御史億年工部侍郎冬十月甲午遣孝純等奉  
冊寶冊母翟氏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民間房緡以十分  
為率五厘納官十一月詔曰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近  
古以來仍紀嘉號以與天下更新乃者即位之初有司請  
遵舊制朕以大國之故遜避未遑而使命遠臨促立別號

以昭受命之元用新我齊民之耳目嘉與諸夏共承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後為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知李鄴留守東平鄭億年禮部侍郎陳州守馮長寧叛我附豫請立十一稅法除戶部侍郎李儔知單州李休陽穀令是年依做金虜法鄉各為寨推土豪為寨長五家為保雙丁籍出為戰軍每月兩點集呈器甲試弓馬合格者與補效用正軍不願者聽州縣市民亦各籍為五軍單丁夜巡雙丁上教每調發一人即同保四人備錢糧器甲衣服等費就本州送納却類聚官差人發赴駐劄處支散無一毫之費凡二年一替惟效用正軍使臣官破請受各有差時有百姓失其姓名醉酒嫚罵豫云劉豫是何人要做官家大宋何負於你豫斬之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言大利害乞見豫既召到即言莫若遣使密通江南不然結好夏國豫榜于市云上國聞知與生靈為害不細斬首號令二

年麟封梁國公尚書左丞相張昂權左丞兼門下侍郎冬十月遣弟益守汴京徙李儔知襲慶府十二月東京官屬并父老史平僧錄德真道錄王從簡捧表請遷都僧道賜齊史平補上州文學張東左丞范恭權右丞三年夏四月遷都於汴是日暴風捲旆屋瓦震動都人大恐曲赦汴人杖罪以下與民約曰今後更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雜用不限資格惟其人因奉祖考于舊廟尊其祖曰徽祖毅文皇帝父曰衍祖睿仁皇帝親巡郊社徙弟益為京兆留守留守劉麟以所籍鄉軍簽本府十三日軍以恭謀統制機宜幹當幹避諱議事差委統領訓習差使指使揮上中下優四等使臣守闕上中下四等效士效用網羅人材置諸左右麟嘗語恭謀馮長寧等曰趙氏宣政間童蔡柄兵秉幕從事皆闕冗取具之人一日金兵入界召而問之失色已無主矣豈有補於萬分之一哉前車之覆可為

龜鑑今本府官屬皆朝廷選差諸公亦宜自重夙夜思慮苟有便于國家無惜見教僞太常博士兼直史館祝簡進遷都賦其畧云炎祚燁生闢王用闔嬰錮忠良又進國馬賦其吠堯之言大畧云蠢爾蠻荆弗賓弗降固將突騎長驅不資一葦之航撤烈飛渡如歷九軌而履康莊豈惟規兵長淮飲馬大江而止哉蓋將窮丹穴越嶺徼車書混祝融之區聲教變卉服之島東南一尉固不率禪四海聞盛德而皆徠臣萬物被潤澤而大豐美歸馬放牛戢戈橐矢天子垂衣裳庶民安田里豫批云文賦正非治天下者所宜尚然以自前朝之季上恬下嬉迨于國家創業力為殘弊生靈除禍亂圖康泰以馬為急務而猶恐官吏軍民多扭于舊俗未知盡心于牧圉芻秣之道此賦極陳馬之為用使讀之者皆知此為至重而不可忽實有補于馬政祝簡可減二年磨勘聊示無言不酬西京奉先者揮兵士李

英賣玉注盜與三路都統豫疑非民間物勘鞠之知得於山陵中遂以劉從善為河南浪沙官發掘山陵求金虜賊盜發不盡棺中水銀等物以谷俊為汴京淘沙官發民間埋窖及無主墳墓中物六月大雨豫以為德政所感布偽詔使子麟代謝于相國寺太乙上清宮張孝純致仕張昂權右丞相兼門下侍郎鄭億年知開封府成忠即許清臣主管殿前司公事改成忠即為宣節即忠訓即為昭毅即忠翊即為昭景郎避祖劉忠諱也秋九月長星見偽太后死謚曰慈憲宋慤上書言利害豫以其說上官昭之故特錄用之冬十月以李鄴權右丞范恭守左丞李侁言什一稅法利害可採遷監察御史四年春二月葬偽太后于東平儀仗一如朝廷禮制但所標揭皆田家村嫗之衣都人例多竊笑是月賜狀元羅誘以下八十四人及第夏五月戶部侍郎馮長寧監察御史許伯通刪修什一稅法條式三十

二件隨法申明二十二件諸律刑統疏議阜昌勅令格式  
與什一稅法兼行文意相妨者從稅法其進劄大畧云宋  
之季世稅法為民大蠹權要豪右之家交通州縣欺侮愚  
弱恃其高貨擇利兼并售必膏腴減落稅畝至有入其田  
宅而不承其稅者貧民下戶急于質<sup>質</sup>易俛首聽之間有陳  
詞官吏附勢不能推割至有田產已盡而稅籍猶在者監  
錮拘囚至于賣妻鬻子死徙而後已官司攤逃戶之賦則  
牽連邑里歲使代輸無有窮已折變之法小估大折名曰  
實直巧詐欺民十倍掊取舍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至於檢  
災之蠲放分數方田之高下土色不公不實率皆大姓享  
其利而小民被其害暴君汚吏貪虐相資誅求百出朝行  
寬恤之詔夕下割剝之令元元窮蹙群起為盜云秋九  
月學士院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其言指斥鑿與尤甚文  
多不載豫批馬定國轉一官冬十月李鄴除右丞金虜寇

蜀大敗于王師五年夏四月以許清臣為殿前太尉拆毀  
景靈東西宮得真宗皇帝玉石像碎為二十八段秋九月  
下偽詔誣汙鑿與不忍具載其次云朕膺受天命既作民  
主遂竭其憂勤撫治中原數年而來治頗有緒永惟吳越  
巴蜀江湖鎮海皆定議一統之地含齒戴髮莫非臣民閔  
其陷于僭逆之邦豈不欲速使混同重念大亂之餘生民  
困極深加惻隱不忍用兵且冀<sup>指名</sup>久自悔寤稍能  
革其不道故為之請于大金欲割江表之地而封之使永  
保趙氏之祀大金以元議絕滅但欲終其攻伐力請逾堅  
方獲聽許朕所以施德于江南者顧不厚哉蓋朕本以救  
生靈為心勉即大位彼倘能善保一隅不肆殘暴雖分列  
土地樹之國使海內偃兵息民朕之志也豈圖怙惡不悛  
蔑棄大德乃敢偽通使聘密圖吞噬先乘不備之隙攻劫  
汝穎後舉烏合之衆侵掠襄鄧至妄肆蜂蠆之毒有收燕

雲之謀若尚加含忍則南北億兆生靈無休息安泰之期是用特遣皇太子諸路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相梁國公麟領東南道行臺合大金元帥大軍直搗僭壘俘其罪人布宣德音弔彼黎庶務使六合混一永無兵革之虞生民共遂有生之樂播告天下明體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屢敗于王師繼聞車駕親征四太子詭示渡江之形全軍宵遁麟以騎兵環繞一夜馳二百四十里入宿州始少安西北大恐尋多散文榜託以虜主死為辭名曰班師曉示文多不載春二月改什一法行五等税法秋七月毀明堂得金龍之金四百兩大銅錢三百萬是日天地晦冥八月麟出獵陳留有義黨百餘人欲擒麟南歸其徒首之悉斬于汴京以弟劉復知濟南劉觀知淮南軍冬十一月民鬻子者官以貫陌收稅有告李儔罵丞相張昂口可溺降五官與魏州盧民市漆監十二月張東卒

七年春賜狀元邵世矩以下六十九人及第改明堂基為

講武殿門 安上門為安衆門朱雀門為明昌

門景龍門為昭遠門秋九月以殿前大尉開封尹許青臣權大總管以子麟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馮長寧行臺戶部侍郎行軍叅謀李鄴行臺右丞講議軍事僉卿軍三十萬號七十萬兩路南寇東路由紫荆山出渦口犯定遠奔宣化以姪劉猊統之李成孔彥舟閔師古輩皆在麾下偽詔榜示指斥誣污尤甚于五年淮泗之役軍之始行臨汝軍知軍宋著部夫到京麟以後期斬之繼斬使臣趙倚麟因語人曰已去趙宋矣尋大敗于濠壽之間失運車七千兩船七百隻迨歸亡歿散走者大半喪器甲交鈔軍須犒設之物不可勝計於是廢猊為庶人免劉復官徙劉觀為東路留守以妻弟翟倫為南路留守八年夏四月改保康門為清遠門是月有群梟鳴于後苑又有烏數千鳴于內

庭作休也之聲豫立賞掩捕獲一梟者賞五千五月以前  
進士在東平日應虜使乞立豫張浚為皇子府準備差使  
是日無雲而雷起龍于宣德門左掖城宣德字豫遠命修  
之秋八月遣偽宣教郎戶部員外郎韓元英迪功郎監  
在南京南草場游河乞兵金虜欲并力南寇皆以王師進  
臨長淮為辭既望順昌府報喜旗到京稱江南舊劉相公  
下副都統制鄴瓊等全軍人馬并淮西百姓十餘萬衆歸  
附以戶侍部郎偽皇子府參謀并本府選鋒統制李師雄  
充接納官九月十三日到京以鄴瓊為靖難節度使知拱  
州劉光時為北京大名府副總管趙世臣南京副總管王  
世中偽皇子府前軍統制靳賽左軍統制餘或諸州軍馬  
鈐轄或遙授準備差使緝捕盜賊遣馮長寧再乞兵金虜冬  
十一月壬寅平康鎮濠寨官賁伯祥見星殞不覺失聲驚  
曰齊帝星殞禍在百日之內同坐者慮他人告首連累因粹

曳赴劉麟麟問可禳否荅曰惟在德麟奏豫以為狂士  
斬于汴閣門奏僧道見謝辭合致拜豫可其請十一月庚  
子以私憾棒死東京富民孟思齊于東市丙午金虜廢豫  
為蜀王虜主詔曰勅行臺尚書省朕丕席洪休光宅諸夏  
將俾內外悉登成平故自濁河之南割為鄰壤之界灼見  
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遣征固不貪其土地從而變置庶共  
撫其生靈建爾一邦逮今八稔尚勤吾戍安用國為寧負  
而君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列膺王封罪有所歸餘皆罔治  
將大革于弊政用一陶于新風勿謂奪蹊田之牛其罰則  
甚不能為托子之友非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  
其餘便宜事件已委所司畫下元帥去訖水處分不盡之事  
亦就便計議從長施行仍布告逐處咸使聞知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天會十五年十一月初豫欲南寇也知金虜戒  
川淮之敗不肯輕動遂詭辭稱探到王師將欲渡淮遣韓

元英游河乞兵時捷辣四太子示以難色及鄴瓊叛我又  
令馮長寧以鄴瓊等告王師將欲進取事亦聞于虜酋於  
是金虜若不得已而從之俾以齊兵權聽金虜元帥節制  
悉令調發赴陳蔡宿毫汝穎之間約麟單騎河頭議事寅  
夜進發至是麟以二百鐵騎抵浚滑之間未見捷辣圍之  
數重而擒之馳赴汴都由梁門至東華門入以騎二百守  
宣德左右掖門四太子五郎君三路都統入大內邀逼豫  
出見捷辣既至宣德門四太子揮鞭以馬騎圍逼至東闕  
亭命人以羸馬駝之而去囚于金明池命百官有司皆仍  
舊以偽齊尚書省為金虜行臺尚書省散出文榜買賣不  
許閑閑仍以小蕃揚言因民所欲皇惑衆聽稱齊王虐民  
命廢之放五厘免行錢散鄉軍敲殺貌事人交付百姓快  
活你舊主人少帝官家在此民心於是稍安而北軍亦不  
敢擾民豫之廢也有馬四萬二千汴京有錢九千八百七

十餘萬緡有絹二百七十萬有金一百二十萬有銀六千  
萬兩有糧九十萬石方州不在此數豫宮嬪一百七十人姪  
身者九人其子麟待詳一百二十人父子皆外示節儉而內為  
淫佚以獻女獻妻得官進姊進妹得差遣如高立之宋楫  
紛紛者皆是中間尤甚者如廉公瑾以女奉麟以子妻伴  
之麟并以二人進於豫遂以公瑾監禮料庫為皇子府差  
使敦武即侯湜出為長葛令有入已贓萬餘緡事發知不免  
以女進豫豫以為使功不如使過湜為金牌天使陝西  
五路傳宣撫問其汚淫有至于此在偽位八年凡含齒戴  
髮上至耆老下至齷齪微至倡優無日不納官錢行偶語之  
禁喜培尅之士酷虐鄙猥不可一二數劉觀劉復劉益皆豫  
之弟劉猗乃劉觀之子悉喜聚斂碌碌無他技能獨劉益  
積而能散頗得士卒之歡心待下亦有禮法故廢豫日虜  
人亦忌之俾經畧即君以計掩捕餘待之若無物觀至今

恣其任便居住偽后錢氏宣和間為御侍淵聖時出宮媪使臣張保義妻之張為賊虜錢從賊夫為賊人所殺賣身與豫為針線婢故舊知宮庭中事豫皆取法錢氏先是邢希戴毛澄之徒皆以忠言諫豫俾陰通朝廷共聖國恥豫斬之至是廢遷相州留錢五百萬命道士醮薦之十二月甲戌自相州徙上京改封曹王年六十有五

### 虜立偽齊冊文

維天會八年歲次七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聞公於御物不以天地為己私職在牧民乃知王者為通器威罰既已殄罪位號宜乎授能迺者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伏黃鉞而拯黔黎舉白旄而誓師旅妖氛既掃區宇式寧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即從來議豈期天方肇亂自啓釁階陰結叛臣賊虐宰輔鳩集奸慝擾亂

邊陲肆朕纂承仰循先志姑存大體式爾涵容乃復蔽匿逋逃夸大疆域肆其貪狠自起紛爭擾吾外屬之藩隣取其受賜之疆土因彼告援遂與解和終莫聽從巧為辭拒爰命將帥敦諭盟言許以自新終然不改偏師傳汴首罪奔淮嗣子哀鳴請敦歡好地畫三鎮誓卜萬年凡有質要悉同父約既而官軍未退夜集衆以犯營誓墨統乾密傳檄而堅壁私結人使陰起事端以故再遣師徒詰茲敗類又起畫河之議復成款戰之謀既昧明神迺昭玄鑒京城摧破鼎祚淪亡無并爾疆以示不貪之德止遷其主用彰伐罪之心建楚新封守宋舊服庶能為國當共息民不料腐儒難承重位妄為退讓反陷誅鋤如者宋國罪餘趙氏遺孽家之孝友國無忠勤銜命出和已作潛身之計提兵入衛反為護己之資忍視父兄甘為俘虜事雖難濟人豈無情方在殷憂樂稱僭號心之幸禍于此可知迺遣重兵連

年討捕如聞竄越在島夷重念斯民亂于無主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庇咨爾中奉大夫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知東平府節制大名開德等府濮濶濱祿海滄等州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亂邦生不遇世百里雖智亦奚補于虞亡三仁至高或願從于周仕當奸賊擾攘之際愚訛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厥勲克成委之安撫德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况有定衰救亂之謀必持拯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索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廢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粟而息蠶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戴宜即始歸之地以明建業之元是用遣使留守西京特進檢校太尉尚書右僕射大同尹兼山西兵馬都

部署上柱國廣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二百戶高慶裔副使金紫光祿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護軍南陽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韓昉備禮以璽紱寶冊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府世修子禮永貞虔誠付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相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忠藩王室信以保邦惟天難謀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

偽齊僭位赦文

門下自前朝失御率土無依內離民心致遽起弄兵之盜外開邊隙來鷹揚問罪之師山川靡寧干戈互動耕桑廢業隴畝彌望而荆榛老幼逃生廬舍多為之灰燼原野厭乎流血溝壑填于殘骸兵火連年不休亂離自古所少言之流涕念及痛心嗟赤子之無辜冀皇天之悔禍宣命亟班于上國節制特設于東州顧朕何人誤承此任自念風

猷寡陋家世側微昔也壯年久林泉而是樂今焉晚節豈  
軒冕之為心屢乞退閑竟無允命提綱五路空殫夙夜之  
勞歷試暮年葭著錙銖之效雖近地稍形于康乂而遠民  
未免于飢荒方畝自勑而歸凡四章無所不至使命愈加  
於敦迫軍民不容乎遁逃至於部屬之州列奏樂推之牘  
此豈人事致爾實有天数存焉知便安難遂于己私則吉  
凶宜同於民患當天造之草昧念王業之艱難恭受冊儀  
尚循墻而欲避勉膺位號若負刺之不皇雖非堯舜之明  
揚幸無成湯之慙德已于天會八年九月九日即皇帝位  
國號大齊布告中外尚念世<sup>文</sup>喪國俗益訛貪頑未變于  
餘風註誤多罹于憲網力期化洽深軫哀矜宜布湛德與  
之更始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臨深履薄可以當化訛之  
隆拯溺救焚何以慰來蘇之望尚賴公卿助力士庶協心  
共贊眇冲以臻康泰

偽齊求直言詔

九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辭避無術竟當任重蒙  
遠近官吏士庶耆老湊集稱慶顧無以能副衆勤誠惟極  
愧惕念時當草昧事極艱難臨政之初若涉大冰其無津涯  
更冀官吏軍民耆老凡有所見直陳無隱庶補昧陋共圖  
永濟

偽齊建元阜昌詔

十一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近  
古以來仍紀嘉號以與天下更新乃者即位之初有司請  
遵舊制朕以大國之好遜避未遑而使命遠臨促立別號以  
昭受命之元用新我齊民之耳目嘉與諸夏共承天休  
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建元為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  
聞知

偽齊遷都汴京詔

十一月十八日奉詔書汴京寔四方之上游名區與壤為天下最今所宜都無以易此而朕念遷都重事未當輕議既而冠盜衰息強梗懷歸閉輔混同人漸寧謚宅中而據會要因舊以建新邦乃其時矣朕志已定朝論僉協將戒嚴而順動宜先事以示期誕布詔音亶孚群聽已定明年春末遷都于汴凡爾遐邇通知朕意焉

偽齊立錢后冊文

門下朕肇造區夏聿崇王化之基表正宮闈允賴坤儀之助爰茲懿範協建丕圖敷告明庭誕揚顯冊咨爾錢氏性鍾婉靜德懋肅恭嬪于節制之初嘉爾室家之美慶傳乃祖德及于民啓吳粵之王封衝斗牛之瑞氣名家濟美遠踰高密之門邦媛流芳益顯臨安之裔逮茲創業繁巧協心增厚人倫思繼閨睢之化敬修婦禮歡承長樂之欣宜正徽名式資內治禕衣綸翟遠稽周室之儀椒屋蘭闈靡効漢家之侈蓋遵典禮匪徇私恩於戲惟恭儉可以佐敦朴之民惟憂勤可以副勵精之意書稱媯汭匹虞舜以膺圖詩詠洽陽配周商而受命勉師合德永播徽音可立為皇后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施行

偽齊戒守令農桑詔

勅朕撫有海內五年于茲賊末而貴桑欲使元元之民皆趨南畝豐衣足食水旱有儲比之于今田野未盡闢閭閻之間蓄積尚寡抑亦長民之吏訓替之未至古者循吏或出入阡陌躬勸民桑課民樹藝悉有程品用是戶口蕃滋獄訟衰息今郡守縣令所以助朕致理何獨不然及茲春首播殖之時其各勉盡率土之方使無遺利農民亦宜深念再脫兵火之厄泰然更生勿事懶惰竭力畎畝務遂生之業以養父母以育妻子臻于福壽不亦善乎布告天下咸使知之稱朕敦本務農之意毋忽朕命故此詔示想

宜知悉

偽齊牒官冊修什一税法

刑修官尚書右司員外郎 許伯通

尚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兼權給事中 馮長寧

尚書省准內降付下朝請大夫尚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  
權給事中臣馮長寧等劄子奏臣等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刪修什一税法今檢照前後指揮削去繁冗類成條  
式共三十二件并隨法申明二十二件竊謂夏后氏五十  
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龍子  
謂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  
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  
則必取盈焉以此見三代皆行什一之法又無若助之善  
者周之龍法已不秦漢而下隨時更變其間雖或輕於什  
一而取稅然更賦之類其目亦繁弊亦隨生所以仲長統

極言其陋今通肥磽之率計稼穡之入斛取一斗未為甚  
多一歲之間有數年之儲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一方有  
警一面被災坐視戰士之蔬食彌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  
為君行此政也惟唐祖庸調法號為近古貞觀之際行之  
甚備其後稍紛更之卒變其法總無名之賦立為定規名曰  
兩稅陸贄嘗言兩稅新制耗竭編氓日月滋甚當時行之  
未久而其弊已如此迨宋之季世遂為民之大蠹權要豪  
右之家交通州縣欺侮愚弱恃其高貨擇利兼并售必膏  
腴減落稅數至有入其田宅而不承其稅者貧民下戶急  
於貿易俛首聽之間有陳詞官吏附勢不能推割至有田  
產已盡而稅籍猶在者監錮拘囚至于賣妻鬻子死徙而  
後已官司攤逃戶之賦則牽連邑里歲使代輸無有窮已  
折變之法小估大折名曰實直巧詐欺民十倍掊取舍其所有  
取其所無至於檢災之蠲放分數方田之高下土色不公不實率

皆大姓享其利而小民被其害暴君汚吏貪虐相資誅求百出朝行寬恤之詔夕下割剝之令元元窮蹙群起為盜滅亡之由可為龜鏡昔魯哀以年饑二猶不足問孔子之高弟有若若對以盍徹乎又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則見什一乃足百姓之法不可以加重也自白圭欲二十而取之孟子對以子之道貉道也又曰欲輕之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則見什一乃堯舜之道不可以加輕也自古在上能行治民之道者無若堯舜夏殷周能知治民之道者無若孔孟之徒其所行所言皆如此則後有天下國家以安養生靈為意者其可忽諸春秋公羊傳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什一行而頌聲作中道明則百姓安在上者應之在下無不來之夏豈傷其法廢而不復故諄諄言之以示後世與恭惟 陛下受天明命拯民于塗炭之中慈儉為寶勤勞庶務革貪饕為循良化呻吟為謳歌爰自節制諸路深鑑前弊而欲盡革之乃酌古先帝王至賢所行所言為什一之

稅多寡升降官不定籍惟據民戶所供歲入之實數自供若能實他弊無緣生田不井而與助法同賢于夏后氏之貢遠矣所以張大平之紀綱立聖化之基址行之數年稍得法意者公私兼利獨權要豪右不逞之徒病其不能容奸因州縣奉行間有乖方或煩苛滅裂致百姓之疑惑厭苦者乘之肆為浮言力圖阻壞按周制田不耕宅不毛民無職事者罰以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今法請佃官田而料之後有虛占不耕妨人請佃者令比附輸稅議者乃非之以為太刻按律應輸課稅及入官之物而回避詐匿不輸計所闕准盜論歷代行之未嘗增損今法隱稅者准盜斷罪議者乃非之云所隱係己物豈可為盜紛紛籍籍類此者多扇惑衆聽惟冀幸衆情之不安因之得以搖動成法况自昔有稅惟今之稅尤合樂輸蓋國家既無池臺苑囿樓觀之後又無聲色玩好宴游之侈外無佛寺道宮之修營

內無嬖人幸臣之賜予惟是祿官吏者所以為民圖治安  
養軍兵武人置鞍馬甲器者所以為民平禍亂完城池樓櫓  
者唯要緩急保民備河防邊郡者惟恐倉卒害民凡民所  
輸之稅一粒一錢一絲一縷更無妄用盡是還以為民之能  
知此豈忍有隱豈復為異議所惑伏望 聖慈特降睿旨  
付所司鏤板行下杜絕浮言戒勅官吏示以行法之意  
必堅必信庶幾斯民咸受實惠取進止奉  
聖旨依牒請恭依

聖旨指揮施行故牒阜昌四年五月十五日牒

奉朝郎兵部侍郎兼權尚書右丞李 鄴

奉議郎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兼權門下侍郎尚書左

丞

范 恭

承議郎戶部尚書右丞相

昂

皇子兵馬諸路大總管尚書左丞相梁國公

偽齊詔諭士民牒

尚書兵部承尚書省劄子已奉 聖旨差官前去諸路宣  
導朝廷所有政事今節次歸附人等供說江南亂法不道  
之事理宜令民庶通知今開說如后契勘亡宋之君奢靡  
昏迷獲罪于天盜賊徧起于天下兵火相繼者累年流毒  
下民自古少此強壯橫死于干戈老弱凍餒于溝壑婦女  
多遭于驅虜至今士庶之家父母妻子兄弟骨肉少有得  
全本原皆自亡宋之不道凡有知識寧不痛心幸賴皇天  
悔禍哀憫生靈保佑聖朝興人更始洪惟主上即位以來  
宵衣旰食焦勞圖治務農重穀核實去華念遺黎之未蘇  
則慎擇守令之官欲下情之畢通則延納草野之言明慎  
賞罰勤恤鰥寡昔日強暴為伏節死義之臣昔日貪污為  
守法奉公之吏累年以來公私稍足內外康寧此主上至

誠懇惻力行不倦故於大亂之餘虛立太平之基夫以古  
宋流毒于天下之如彼而聖朝撫養補完之如此天意人  
心將安所歸今者亡宋遺孽——康王殊不念宋廟陵寢亦  
不恤中原萬民脫身委棄而去任自禍亂遠道江南苟樂  
一身法令愈亂奢靡更甚致使彼方之民猶未免于塗炭  
不住據江南逃來歸附聖朝官吏軍民前後供說江南失  
道之事不可勝舉今畧陳數端康王以前做効宣和間所  
有寵任內官馮遇藻等令恣受賄賂官負受差遣者往  
尋買妾并鷓鴣鴿之類與馮遇藻等應奉——康王便得  
好差遣餘文武官到臺部受遣者亦盡用賄賂如監當見  
闕有用錢千貫求得者若近上差遣須是宰相內官及神  
武五軍關節即得惟邊曲遠小處闕方始可受及至到任  
又往——為諸路鎮撫安撫辟差了門下人不令放上給公  
據還部至有顧賣妻女質當誥勅為路費歸者彼方有市

語云斗量珠便龍圖五千索直秘閣二千貫且通判是致  
官員到任無不擾民誅求州縣之官每有科率此元降之  
數必大科一倍以上入在己皆要有餘賄賂之備百姓當  
保正者要當之戶被州縣取索無數以至破家要不當者  
須出錢數百千方始免得又諸軍已有官或曾有戰功人  
年老揀停更無養老請給致使打柴自賣顧身求乞其立  
戰軍功人有官至正使者依舊執長行身役江南官員困  
辱有至如此將人戶田產并諸雜物以至農具之數紐  
作錢數令承認所降和買絹疋數上戶每物力二十三貫  
著絹一疋下戶每物力三十七貫著絹一疋並以金銀官  
告度牒高擡價直折等文攢造民鄉坊郭丁簿帳每一丁  
催納絹一文綿一兩遇開年人丁數目有陞降據元認定  
數目加減數催係于應減人丁上科又攢造人戶所有水  
田每二小畝納稅每畝依舊例納稅外別定稅錢四文鹽

錢一文每歲算八百五十文催絹一疋又稅戶滿四十貫  
稅錢者當戰船一隻倍費一二千貫文官中和買和糴科  
率之外更以借貸為名糧括斛斗不啻告訴貧乏須是納  
足近傳到江南狀元張九成策陳歛人戶民種類聞大秋  
苗之外又有苗頭謂方得苗伏科苗頭未已又行折八謂  
戶合插子一斗今折八未已又曰大姓謂科率大大姓竭  
人折納細未八斗折八未已又曰大姓謂科率大大姓竭  
矣又曰諛實謂豪富之家本是諛實虛矣又曰均敷巧作  
名目多方率歛民不堪命日以困窮江南刻剥下民至有  
如此去慶並放稅五年赦書尚張掛官中已催人戶要納  
稅斛即赦並無實言又江南鹽每歲須改法三兩次每賣  
出鈔多即後法或作六分新鈔或作四分新鈔或全用新  
鈔或一袋新鈔行一袋舊鈔每以改法一袋鹽不下添三  
五貫其客旅相遇皆言遭遇此劫代莫不怨恨又緣軍糧  
不足於人戶名下貸借隔年稅賦方借稅時稱候來年將

本戶合納稅數尅納及至納稅之時官司吏不理已數借  
目並要全納又于河渡酒坊人戶處借貸買名課利見錢  
至合納時亦不肯准折江南曾有指揮下淮南令諸處人  
戶歸業或請佃地土放年十二稅夫役有新歸業人光山  
縣李溫逐日被光山縣勾出打竹自早至晚方回有歸附  
者曾見李溫言我在馬欄橋住聞江南放十年稅賦我等  
十家同來得兩日被縣道連日役使十家已走三家內七  
家餓死一箇元來南宋止是脫空江南常給降度牒令逐  
路科配人戶須令收買充作糴本錢每道度牒民間不下  
陪錢百餘貫文又有宣諭制置司等處一面行下州縣于  
人戶和糴不由不納之足並不支價錢止折度牒與人每  
道折錢三百貫街市只賣得七十貫文岳飛一行軍馬飯  
食並是江南筠素虔吉江洪六州應付官軍中闕糧各  
於民間探借了稅賦軍到湖南又於民間戶下應有地土

每畝先令納了田畝錢二百文民甚難又江浙之民往以舟船為生被諸縣拘籍有船為船戶以備漕運又般載官負並係船戶自備船費應副科差民間有船為害又令蘇秀等州人戶轉般斛斗往楚州送納民戶請處一石只得八九斗至納處湏石二斗方可納得往典賣家業陪填了當不得又州縣屯兵之處市民做經紀不得盡破軍人做了近塞之民田土園圍屋舍皆被軍人奪占及有指揮要于江北上戶并牛具過江南擾害下民至有如此又諸將下前後亡失軍人多更不開落所亡失人例皆強虜百姓刺面充軍以補填舊數有來投訴之人將不但言不知而諸軍實受<sub>主</sub>將之意所敢如此又諸將下使臣効用軍兵恃軍勢欺凌百姓強取物貨官司畏憚不敢入屯軍處州城內買賣又諸將等屯軍處闕見錢便罷行戶今見任官並以見錢依市價買物更無取要擾害汴京舊有免

行錢外路難以獨無因而便行諸路量出見錢指定專充收買戰馬耕牛為保民之計即無非理之用民間雖出行錢比之已前官司凌辱百端耗費無有了期豈不輕省靜辦安穩主上罷當行之意乃是如此亡宋時多橫興<sub>大</sub>役如開三山大河修萬歲兩橋調發者十餘路破產者千萬家又如妄圖燕山一路誇開拓封疆起夫科歛連年不休天下被害又倍于前修建營繕般運樹石無益等役不可勝數今朝廷除軍期河防危急理湏逐急差發尚令酌量民力必令可以應辦其餘依條合差夫役並於農隙十月一日以後正月終以前蓋謂恐妨民農務亡宋科買無益之物如羊毛銅錫藥物綾羅之類不輟有之盡科在保正令民戶均納其價銀不支今主上以創業之初湏措置安保生靈為急中間樓櫓及板木曾行科買些小即能支還價錢餘合買之物行下諸路並以一色見錢收買不

得科於民間或有州縣官奉行乖誤科於砦下者即皆斷遣蓋謂恐民戶陪費昨為海島河灘時有盜賊結聚瀕水州縣之民大被其害若非舟楫無以勦捕及江浙亂地時時妄有扇惑恐動已安之民亦須舟楫平定朝廷遂行在京即拆毀宮殿梁柱在外即汭流十里除桑柘果實墳營林木外採斫堪用木植造船有主者支給合直價錢仍不得差顧元主斫伐般運所役人匠合日支口食外更支贍家錢糧舟楫既備內外賊患可除即民間久遠可得安居今來造船之意乃是如此昨緣大兵火之後物貨難以通行民間交易不便特置平准交易務于諸路使在市難以買賣者得以赴官收買亦令商販以通物貨所買所賣並無擾止是有益於民所收之息並無止濟為民之用止助國之經費下免橫斂於民今置回易之意大是如此止宋屢變錢法既累失信錢難行使乃以重法禁民不得不收致有閉下店肆累日彌月不能買賣者又屢變鹽法每賣出鈔多即至指揮不用要令別置至有今將已般在外鹽貨投於溝河者是廣蓄積之家多物貨之客時因錢法所誤有至頓然窮乏至有忿恨自盡而死者今朝于錢鹽之法一定縱或隨時利害小有增損亦須令公私兩便無前目改作變更以誤民族之事亡宋委任閹宦稱王稱相節使承宣莫知其數內外催除差官職皆出其手是以郡守縣令專務誅求要為交結所至惟搜尋珍奇之物或時新口味上以應奉次以為賄賂下民易欺暗受其弊今主上並不用閹宦不惟減厚祿以省生靈脂膏且使一官一職並無交結賄賂多得于守令之官以公選除授之始丁寧誠訓唯要安民勸督農桑依公行稅法寨法不得縱吏擾民不得私意害民能奉承者以課績旌賞有違犯者案效行遣舉此數項主上為民之意可見其餘凡出一命令行一

政事即無不為民者若不如此何以數年之間得脫極亂之苦有此安泰之樂前日盜賊兵火殺虜離散無所告訴因誰致之使如此民間合知今日生業可安室家可保官司可依因誰救之使如此民間合知既能知此即合知恩知幸須合互相勸勉互相告戒不可萌心為非不可妄言鼓唱竭力為生盡心為善上以副主上切切憂民之心下以期傳子孫永享太平之福其聽之毋忽

偽齊錄上

偽齊錄下

金虜廢劉豫詔

勅行臺尚書省朕丕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咸平故自濁河之南割為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則過征固不貪其土地從而變置庶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邦迨今八稔尚勤吾戍安用國為寧負而君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列膺王封咎有所歸餘皆罔治將大革於弊政用一陶於新風勿謂奪蹊田之牛其罰則甚不能為托子之友非弃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其餘便宜事件已委所司畫一下元帥府去訖外處分不盡之事亦就便計議從長施行仍布告逐處咸使知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天會十五年十一月 日

金虜廢偽齊指揮

尚書省上件奏自趙

淵係太上皇帝諱失道興兵討伐廢滅社

稷舉族北遷後元帥府申到指以大河為界外別擇賢人使為民主施此厚恩庶其知報協力兩獲安便早致承平以此准申建立張楚無何旋為彼人所廢王師再舉無往不克後來帥府復申前議再立劉豫建號大齊置國之初恐其不能自保故于隨路分駐兵馬至今八年載念上國大事已勞遠戍兼齊國有違元議闕乏軍須比年以來益漸減損遂致艱窘多有逃亡隨路百姓亦有不得息肩與之征討則賦力不齊為之拊循則民非我有九事多誤終無所成况齊人假我國家之力積有歲年事悉從心尚不能安民保國論其德不足以感人言其威不足以服眾寔有乖從初康濟生靈免其荼毒使天下早致隆平之意反使庶民困苦兩國耗乏相度從初所申寔為過舉既知其非豈可不行改置若混同四海之內聖德廣運睿澤旁被霜露所沾孰不歸附今臣等議欲定一民心變

廢齊國不惟亡宋疆土凡普天之下盡屬撫綏是為長便奏訖奉

聖旨齊國建立于今八年道德不臨室家不保有失從初兩獲安便之意豈可坐視生民久被困苦宜依所奏施行委所司速為措置所有其餘隨擬事件仍別商量行下右奉 聖上在前及商量到隨擬事件開列於後今下元帥府可照驗前項 聖旨并處分事意不得有令士庶軍吏別置驚擾早賜安措從長施行須議指揮

一廢齊國尚書省設置行臺尚書省

一齊國自來創立重法一切削去並依律令施行

一知得齊國差使繁重並委從宜酌量減免

一應食糧軍人有欲歸農及情愿當役使並從自意

據存留人數各依散隨州軍依舊支納給衣糧內有從合設置窠坐一切仍舊其餘殘疾人等雖是難任

軍役矜其無歸並依分付舊來養老處所酌量振濟  
勿令別至凍餓

一廢齊以前離背即主被虜逃走人等若見在本鄉并  
與親眷團聚之人其即主更不許識認或有背夫逃  
走夫婦人准上施行只據元將引去兒女却行分付  
與父外有舊北來奴婢并妻不在此限

一齊國舊有宮人除劉豫欲行存留外其餘並聽自願  
出嫁或與親眷團聚若是無所歸投分付宮觀養濟  
一內侍人等除摘留合令看守宮禁人外並聽自願隨  
處住坐

一見任大小職官并隨路押軍人負各不得侵奪民利  
一自來齊國非理廢罷大小職官並與改正叙用或有  
懷才抱德隱居山谷之人亦仰所在官司以禮徵召  
量才任用更或內有才德絕倫者開坐姓名申覆以

憑陞擢

一古今聖賢墳墓祠廟不得亂有損壞

一自來逃亡在江南人等不問是何名目若是却來歸  
投並免本罪仍加存恤

右下齊尚書省可照驗即日尚書省所奉到 聖旨上件

施行據劉豫已削去帝號降封蜀王并設置訖行臺尚書

省各有所奉 詔書別行降下外照到降封宣旨昨以連

立齊國本圖靖難柰何不當天心至今未獲休息與其害

於百姓不若負其一身致有今來變廢仰指揮到日疾

速徧行曉諭官吏軍民僧道耆壽人等仍於坊巷村寨多

行粉壁告示咸使體悉 聖恩普洽之意及思多歲不獲

寧居跂望太平各安職業無或敢有二心兼會到當日齊

國本非自立凡官司所有勾當無非本國公事其大小職

官輒勿誤省會妄生驚疑仍仰自今以後更切用心拊循

百姓以保祿位各懷忠信仰順天意用答宸衷亦當遵守  
宣旨厚加撫恤若是却有執迷不從天道聽用浮言必當  
自貽刑戮仍仰至日立便改正廢齊阜昌年號為天會十  
五年應州府縣鎮大小官員並勒依舊勾當所有見今禁勘  
諸公事并續有詞訟及係錢帛諸物文帳並依前來體例  
如法理納收貯不得其間却有住滯隱漏別致違礙錯失  
仰准此

天會十五年十一月九日

太子太保右都監開國公

武平軍節度使左都監

右御上將軍

右金吾衛上將軍左監軍

皇叔右副元帥潘王

右副元帥魯國公

都元帥

金虜廢齊後差除

一 張孝純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太傅開國公權行臺尚

書左丞相

一 契丹蕭保壽奴行臺右丞相

一 女真溫敦師中行臺左丞相

一 燕人張通古行臺右丞相

一 契丹蕭陳哥太師戶部侍郎

一 燕人張鈞禮部侍郎

一 燕人王翬左司郎中

一 燕人左瀛禮部侍郎

一 契丹耶律孝忠吏部侍郎

一 契丹蕭融刑部郎中

一 杜克子杜宗英部郎中

一被虜宗室趙子滌汴京總判  
 一張叔夜子張仲熊光祿寺丞  
 一偽齊右丞相張昂知孟州  
 一偽齊右丞范恭知淄州  
 一偽齊右丞李鄴知代州  
 一偽齊戶部侍郎馮長寧戶部尚書  
 一偽齊吏部禮部侍郎鄭億年吏部尚書  
 一偽齊戶部員外郎韓元英許州節度副使  
 一女真完顏胡沙虎汴京留守  
 一燕人蕭長壽奴汴京副留守  
 一燕人劉陶梅汴京同知留守  
 一契丹韓睿為都城巡警使  
 一偽齊司農寺丞周震權同知副留守  
 一偽齊河南監酒李儔汴京同知副留守

一李成殿前太尉兼知許州  
 一折可求依舊麟府路安撫使  
 一孔彥舟步軍都指揮使兼東平府  
 一張中孚初廢豫授以節制五路兵馬今依舊涇原安撫使

一張中彥依舊秦鳳路安撫使  
 一趙彬依舊環慶路安撫使  
 一慕容肅隋依舊熙河路安撫使  
 一閔師古先到京依舊知西京  
 一王彥先知毫州  
 一李世輔蔡州同知  
 一趙榮依舊知宿州  
 一李師雄馬步軍都虞候  
 一王世忠馬步軍都虞候

一 靳賽相州同知

一 趙買臣依舊南京副總管

一 劉光時召到京依舊北京總管

一 鄴瓊依舊知拱州

一 徐文汴京總管府水軍都統制

一 為齊殿前太尉許青臣懷州同知

一 偽齊南路留守翟倫滄州節度副使

劉豫進封曹王冊

門下嚴寶冊以進鴻名既俯從于衆欲布恩書以敷惠澤  
宜大渙于群生眷予異姓之王夙有同寅之德肆班明命  
孚告治朝蜀王劉豫敦大而直方高明而寬厚早居南服  
以直言強諫聞于時頃在東州以知畧英姿長于衆八年  
享國一節事君審運會之有終識廢興之大義視去位如  
脫履以還朝若登仙向之富國以強兵何霸王之足道今

也樂天而知命豈得喪之能移爰因慶賞之行益永褒封  
之異胙以陶丘之壤易其并絡之封於戲列土以建侯邦  
誓已堅於砥礪盡忠以藩帝室心宜炳若丹青茂對寵光  
永綏福祿可邈封曹王食邑一萬戶寶冊封一千戶仍令有  
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劉豫謝進封曹王表

禮成大冊澤霈普天特列進其封階不遐遺於舊物望闕  
拜命闔門知恩云伏念臣昔仕宋朝粗歷要官昧方枘  
圓鑿之理竭徒薪曲突之忠項氏將亡有一范增而不用周  
家既勝以箕子之來歸試有微能爰升特大位辭不獲已報  
當若何承積年殘毀有餘凡百事艱難特甚闢寇賊以置  
朝市披荆棘而耕耕桑應機投隙以傾挫敵鋒損已使人  
以招集散徒忘食食忘食必躬必親培廣業以惟勤庶大大恩之  
不沾俄知廢罷之義愈堅措畫畫之心要先時成績於斯邦

覲後日受知於上國至聞混一之意不待再三之言即隨使人往受宣命素所祇備復何遲疑八華辛若以經營兩手歡忻而分付帝號若釋重負王爵尤感洪恩自得清閒而北來未嘗徘徊而南望久安僻地忽被改封洎捧讀於訓詞若躬聽於御語温其如玉煖然似春星斗輝：麗窈然之天道典謨渾：顯大哉之王言徽軫燮下之焦桐青黃溝中之斷木光生懸磬之室榮張設羅之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奉三無仁均九有敬識百辟之享獨觀萬化之原有功而必見知無棄而常善教遂令窮悍得與褒嘉臣敢不守靜致虛安時處順何以効涓埃之報惟不為名器之羞臣無任云云

偽齊狀元羅誘上南征議

臣聞皇天厭亂所以開聖人也故必有不世出之英雄膺時撥亂以新寰海以息兆民陛下以積累之資出逢否運

應天順人肇臨大寶網羅英俊以備天官其所以開基創業至矣然未能混一區夏定宗廟萬世之策臣猶為陛下不取也比復覽聖詔勞求草澤求所以南征之議大抵皆碌：之士詞章泛濫不能盡當世之務無以副明詔臣今為陛下妄言之臣嘗觀高祖起于匹夫劍斷白蛇旗標赤幟獵販繒屠狗之輩率瘡痍亡命之夫兵不踰數萬西攻武關擊猛秦降王子嬰以定關中暨徙封南鄭銳意東向復與項藉爭鋒巨細百戰使籍馬不停足卒斬東城五載而成帝業以臣觀其所以興者不過于高明果斷急擊勿失所以收成功也向使高祖隱忍遲發將且為敗虜矣尚何敢望天下哉况陛下據全齊之地挾猛援之師豪傑之士雲屯霧集與劉季君臣相去萬：而趙氏兵窮力促國勢顛躋則又非猛秦項籍之可比此天亡之秋所以假手于陛下若不因机而取是乃養虎遺患將使能殖矣今陛下

特隱忍不發者無乃惑于四議乎臣願為陛下決之其一則曰方以卑辭通舊主告以大金敦迫不得已之意陰結猛援速求剪伐成即為君敗則不失為忠臣觀其猛弱坐而獲福真三王之舉也臣切薄之此雖三尺童子猶不可欺况彼為人主者哉陛下獨不畏邦昌之禍乎以北面奉符璽退而復辟猶且為齏粉况又有甚焉者哉至今天下猶有為邦昌而惜者獨臣以為匹夫宜其殺身且成敗在決斷與其退避不若不為陛下果欲從此議以通舊主則邦昌之禍及矣非陛下不能也患不改爾夫圖王不成其敗猶霸此可決者一也其二曰彼有強敵難厭食之賂加以冗兵坐食之費俟其凶荒兵老財匱然後可擊此又不然夫於越以蠻狄之資困于會稽及行成於吳金玉子女所以為賂者不可勝計然終以滅吳况宋之所保猶不下百郡西有三川之饒南有二廣之富增摘山之筭倚煮海之利其以賂

大金者不過歲時聘問講禮之幣而已休兵養士惟思所以報齊若不乘弊而擊待其羽翮之成提兵北顧則我齊一敗塗地間不容髮夫天下不取必有後殃此可決者二也其三則曰陛下所以王山東者以其間得民心也若僉而從軍定失民望以臣觀之是不通時變腐儒之說也夫趙氏奄有神器垂二百年其於生靈德至渥也一旦猶且亡之况大齊姑息之恩哉且民心日夜望故主之來所賴大金威惠固無異心使彼和間稍行將不我援則豪傑四起不待趙氏之兵而齊已誅矣且民何恤哉而金國之師所乞者再四蓋亦可慮也今幸許師既無物以備勞其來而又不為之位則誰與盡心哉使萬一無敗可也或有不虞則我齊何以為計當因金國之師僉十州之民劫以征行使見其故主凌虐之甚堅心大齊不敢意發及使趙氏不能利退其兵而齊終得取天下此可決者三也其四則曰

陛下親臨戎事國事孰委而元子以儲嗣之重亦不宜輕動臣請論之昔唐高祖龍飛太原開建國社皆太宗仗義而動問罪庸主躬親戎馬平一天下陛下縱未能親臨則莫若以元子行太宗故事躬率其師與民除亂使萬世之後尊陛下為齊高祖而元子為太宗如或不然則陛下傳之後而大臣皆宋之舊臣誰肯竭力以輔少主宜遣元子親行成此戡定之功以結民心以服大臣庶幾得以我齊永祚傳於無窮此可決者四也四議既決而臣復有六擊之便今備陳之且西淮之廣膏腴千里寔六朝控扼之地所以表護江浙而不可失者也而又金陵之鎮古之重地前有長江之險環以太山之固得人以守之則雖窮年皓首而不可拔彼圖退保吳越畧無意于此殊不知西淮失金陵危吳越不可保矣此天所以遺陛下臣知其亡能為也若遣兵據西淮振威除泗搖蕩江陵縱不能全圖則山東

為內地陛下可安矣此地利失其守可擊者一也且國步多艱必圖賢相以輔庶幾救隕越而一趙氏自播遷之後鉅公碩德隨以磨滅而所與謀事者不過六七輩呂頤浩橫義狂直失大臣風兼有私門之僻雖有政事皆為利所移朱勝非雖老臣然守法具位怯于圖大事秦檜知小謀大翟汝文才有餘而量不足趙鼎雖大器然孤立在外進不容於朝至于范宗尹口尚乳臭驟然登庸言不顧行驕自貴起又無足道者是數子輩皆闖茸士非宰相才也况復互為朋黨以相譏訛此入而彼出席不暇煖視政府如傳舍一旦有倉卒之憂其君惇惇于上百官泛泛于下無有任其責者此宰相非其人可擊者二也且國家危亂注意在賢將彼用者第皆庸瑣劉光世雖持重而偏裨不良韓世忠有京西圯上之役不可以言勇至于張俊尸祿素餐坐與卒伍爭利徒能靡費太倉米是三子者曾無毫髮功

僥冒主知起身行伍致位兩府之列挾不賞之疑懷藏弓之忌金珠子女玩嗜滿前驕奢淫佚以奪其志而又各以權勢相尚互誘軍士結怨連隙未始少和欲其帥先不甚難哉此將驕而不和可擊者三也夫兵者國之爪牙弗戢將自焚彼自敗績之後士卒殆盡不過降烏合之衆招饑悴之夫患生于驕縱罔所不至治之急則有合從之謀緩則生自橫之氣間有邊事則各以妻稚為念徬徨自傷覬覦重賞而後行饑鷹一飽背擊者至此兵縱而不戢可擊者四也詩曰大宗維翰又曰宗子維城而太子者亦天下之大本也彼以閹弱之資孤立在上既無宗室屏翰之固又失儲位嗣續之先閹寺竊權勢傾朝野豈不殆哉設有軍事孰與之謀此主孤而內危可擊者五也夫用兵之道財用為先彼自拏兵以來藏無信宿之錢倉無間日之粟兩浙之間賦斂橫出官吏生姦民人怨望諸軍僥求之心猶

且不已稍有警急不亡何待此兵窮而財匱可擊者六也且我無四議之惑彼有六擊之便是乃萬全之師取天下如反掌也伏願陛下斷自聖衷確然不回早從臣議則天下幸甚臣謹上議 詔曰勅奉議郎羅誘朕自乘時創業寔賴英人議當宁求賢孰為賢者皇天助順錫我忠良卿克堅北面之心首建南征之議碩謀遠畧灼見敵情興論僉從皆所毗倚賜卿絹一百疋日下乘傳赴闕以俟登庸朕當親勒六軍式圖厥事果獲戡定樂與卿共之秋涼卿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偽齊宰相張孝純上大宋書

偽齊左僕射臣張孝純謹遣門人冒斧鉞露肝膽百拜上書起居于

大宋皇帝陛下臣自念父祖相繼皆登膺仕一門萬石寵祿至厚承事國家八十餘年臣不幸天與其旣未能盡節

以盡臣子之心背德違義覆載不容然思屈其身聽命北面一亂臣豈臣所欲為也臣自太原失守殺而後降臣非不知死獨全節義之名然無益于國死亦奚為故臣亦隱忍受辱于今十年早夜嘿々思為宗廟社稷者惟恐不至設使臣志未及遂謀未及成令名不終萬世之下不過以臣為逆則國家無損萬一上天鑒誠陰相其事俾臣志遂謀成誅偽命扶顛國致陛下于中興還兩宮于萬里則豈于國家有不利故臣于一時死節有所不卹者蓋為此身况臣處其政地致力匪艱所患三二舊人見利忘義背我宋涵養之恩堅偽齊叛逆之志論議之際卒成矛盾殊不能切其謀使臣鬱々于未能成事不敢通議于陛下以雪其區々之忠有進士薛昂者因詣金国上書執歸偽齊復以醜言訐劉豫大槩令繫頸以組大臣同詣闕下臣子之義雖死猶生或得以全其宗族若夫緩一時之誅忘

終身之患他日受禽與妻子輩磔身東市悔無所及劉豫欲殺之以臣故得免召致門下者二年終不干其祿臣方知可與圖事以托腹心之謀此者劉豫為大不道復有詭變將以傾陛下社稷事屬危切不可不聞臣謹取其尤可畏者畫十事以成書使間行闕下速為進獻具如後一臣竊見偽齊侍御史盧載揚上議陳結南夷擾川廣之策大畧謂陛下播遷假息吳越西失關陝之重兵東絕齊魯之劇賦荆湖屯大寇江浙防勁敵国已顛沛矣然而川廣交通寶貨雜遷有金銀木馬之貢香礬錦繒之利資其雄富未易隕越為今之計莫若狀其利害表于金国大興海舶各遣一介之使陳卑請之辭南通交趾結連溪洞及諸酋長講智高之舊憤約二廣以分王侵掠其地西障三山俾財不入于浙將窮窘所迫雖不加討亦將魚爛而亡矣臣讀之甚豫因該此義劉豫以

謂不戰而屈人兵出於上策乃擬今年九月初四日遣齊州偽通判傅維允及募進士宋困等五十餘人并金人遣到毛都二十餘人具海船一十隻自登州乳山口汎海前去結連谿洞及諸蠻酋長及金人賫偽命廣王冊先入交趾事屬不測伏願陛下察臣肝膽速遣重臣鎮撫二廣懷德溪洞通情交趾覺察奸虞臣不勝至願一臣見偽狀元羅誘所上南征議封事決偽齊四議之惑陳我宋六擊之便劉豫喜其策俾臣施行詔羅誘為行軍謀主以劉麟行唐太宗興義兵故事僉淄青曹濮登萊濰密徐沂等十州軍民計一十五萬五千及遣詣金國乞援師意欲吞據兩淮窺伺金陵所有羅誘係海州人深知兩淮金陵險阻地利其料敵機密等事悉載所陳南征議封事臣以道路艱阻恐致泄露不敢為繳奏亦令所遣門人默通畢詣行闕備錄聞上乞賜宣索

下宰臣審據其利害速加備禦

一臣切見偽齊自四月五月七月三次經金國乞師金人以為陛下遣使通和未宜起兵劉豫用羅誘謀以謂大金恐失宋賂故不發兵因陳立淮王安東北之謀遣偽樞密盧偉卿詣大金議其事以誘其兵大畧言陛下自大梁五遷皆失其土若假兵五萬下兩淮南逐五百里則吳越又將弃而失之貨財子女不求而得然後擇金國賢王或有德者依立齊王故事立為淮王王盱眙以保齊之師援淮南則山東唇齒之勢或成晏然無南顧之憂兩河又可知也冀青之地自古賦稱上之耕桑以時富勢可待宋之微賂又何足以較其得失金人以利動其心不知其調卒以勃海漢兒等輩五萬與之臣觀賊臣間諜和好食息未嘗忘國家之心未知國家何以為計精兵不過五萬其餘皆所食淄青等軍

民無益于戰 陛下肅政神武堅志待敵慎勿退保庶  
幾兩淮不失賊臣不得遂志使金人失望知劉豫之諂  
則禍必及身矣所有行軍事勢悉具於次

一臣切見與金國太子議起兵事欲于十月興師取順昌  
入廬州渡淮徑犯和州以通金陵餘軍都制置李成以  
謂所僉軍民皆出京東輸輓糧餉大段隔越又慮 大  
宋軍馬自遠漢上襲我之背截其輜重誠為未便宜取  
沿汴直犯泗州渡淮以大軍控盱眙據其要津便其出  
入分兵取滁和揚三州大治舟楫西取采石宣化渡以  
攻金陵東取瓜州以鎮江拔其城以軍大掠抗越令京  
東糧餉取淮陽宿遷臨淮徑達泗州仍遣兵東下劫糧  
海麓庶全軍大利劉豫以李成素所經歷今從其計又  
謂李成得兩淮民心矯以金人欲令王淮之意以使之  
而李成亦有覬覦之心茲蓋 陛下不可不防也及行

軍謀主羅誘上議以謂入人之重地無必克之功若不利  
則我軍必還彼必襲我鮮有不數敗宜擇精兵進則遮  
其前退則殿其後亦可遣使一面和議怠其軍心得其  
勢則極力以攻之不得其勢則以和而退必不我追回  
軍有名士氣不墜庶幾萬全劉豫亦從之更願防議和  
之詭詐堅討賊之誠心益振軍威取平凶黨臣不勝欣  
快之至

一臣切見金人所用心腹之臣內外有婁宿孛童以握兵  
權而潛篡逆之謀猛專征之志內外相疑各成朋黨而  
王芮王則與諸內職番官相附闡辣龍虎與諸統軍太  
子相附而劉豫但結好於內而取惡於外殊不知所以  
援己者也故三次乞師不許皆內外不相謀也自今年  
八月內孛童盡率京西許穎等州援齊之師與闡辣合  
軍約二十餘萬前去分據關陝自來并力攻擊川陝蓋

亦不援劉豫也京西諸州並無賊馬劉豫患之急遣人詣金國乞少留孛童屯兵駐河南等州免致漢上一帶軍馬侵襲金人令量行存留孛童稱軍衆已行事成難難以更改行下偽齊照會劉豫益懼遂用羅誘謀遣使命大軍乞到太原太子兵五萬謀撓淮南為少安之計其實恐 陛下西顧也伏願 陛下招謀謨大臣議行間于內外守禦川陝先次分兵收復西京等州斷孛童之糧道擣劉豫之巢穴則淮陝之兵不戰而解此臣區區之愚忠惟 陛下裁擇焉

一城見據密州草橋鎮泚海巡檢包德敦遣到海船統制徐文下使臣闕中等賫到實封文字前來偽齊投納徐文元任武經郎閤門宣贊舍人樞密院准備將領見管海船六十三隻統領官兵四千三百人自定海泛海前來深知海道沿路並無把隘可以徑犯兩浙行在等處

畫到海道圖開具

陛下駐驛七泊軍馬虛實數目

及小貼子稱說惟有范温宋穩統轄海船數十隻已得分撥海道委是別無准備乞賜驅使劉豫喜其事于八月初四日作偽詔寵授徐文防禦使兼遙領萊州并以海船二十隻益其軍令通犯通奉候大軍淮南到日會合臣陰為 陛下患之已先次令人陰責包德透漏事令于海道陰殺闕中等匿其偽命詔勅及不發所益舟船該來仍不許泚海引匿透漏徐文官兵得到偽庭所有徐文見在益城縣外沙等淹口擺泊實未有所歸伏望 陛下察其所為速賜措置無使盜賊以成大患

一臣切見偽齊陰養游俠等二十餘人皆燕趙齊魯之士有荆專聶豫之風賜府第以居之日之尚義遇以非常之禮列于公卿之上人思效死以為偽齊益厚之而不發臣雖處政地亦未測其謀然其間惟有王闕閔

道張元英劾挺高勳董昌言仲虎數輩頗鯁介它皆泛  
泛不足以齒錄臣素與劼挺厚常陰與之交因詰其所  
謀事則曰意在刺宋君也臣聞之流汗浹背深恐 陛  
下未知不得為之備也一日劼挺語曰相執知之乎臣  
曰不知挺有人自兩浙携 宋帝書來云酷好黃庭堅  
書東宮得之默然喜曰吾以得計矣購得近庭堅墨迹二  
十餘本令王導等假學務在精真其意何在不久與相  
執別矣臣深識其意方知賊臣欲遣劼挺輩袖匕首微  
行二浙以庭堅書取媚于 陛下將以肆其狂毒矣竊  
惟 陛下法宮燕閒揮染宸翰豈宜刊刻流傳以落賊  
臣之手使得忖度 陛下設有大變天下何賴焉臣  
深痛之伏 願 陛下鑒王僚之禍防烈士之奸作炳  
眇綿 毋專好尚其人間有御書宜速斂而禁之祕于  
金滕之匱中及諭諸大臣多方作備庶使奸賊挫志懾伏

不能為非而宗廟社稷有託臣雖事為主其憂國之心  
如此惟睿慈察之

一臣嘗謂箭榦鱧膠丹漆與夫羽毛皮毛羊觔角鉛鐵之  
屬此軍器之所資戎事之大利也自南北梗絕金人患  
不能致往年已來南海巨艘大舶首尾連屬過山東沿  
海州軍販賣者不可勝計而金人各於逐處置通化貨  
場既且不擾又復誘之以重利此物多藏萬數製造  
兵器自便于賊臣重為 陛下憂之未知 國家何  
以為禁有門人獻計于臣曰南北方物有無貿遷其利  
百倍法雖至死亦不可防加之海道深遠艱于覺察是  
彼不禁明矣如果欲陰為我 宋朝蠲此不為須  
計以詭金人使罷通貨場不行收買及以防奸細為名  
禁止海船此既不誘則彼自不來矣臣甚然之遂與定  
議以矯金人曰竊見所置通貨場交接海船我所得者

不過羽毛等彼所獲者其利百倍之則易彼無用之物  
反所以資彼利源然未必非 大宋之謀如或不然倘  
有利於我彼豈不為之禁者哉兼近來海船舶船其數  
甚多其間豈無探我之情者而所在口岸循習為熟  
恬不加慮訪聞南朝 大宋皇帝治船久矣旦暮乘風  
北濟不以為防則雖有羽毛皮革委積如山曾不足以  
濟敗劉豫懼深以為然急罷通貨場禁止海船金人聞  
之隨亦繼罷南船多被虜掠比歲無有來者更願 陛  
下于出產州軍嚴賜止絕及察臣所以用心雖死無恨  
一臣嘗于偽庭之上進用舊人不忘 宋德者將與興事  
一日李鄴私訪臣曰 天子不念我輩乎臣曰是何言  
也鄴曰獨不聞陸漸之禍乎素于國家不親職事被虜  
赴偽齊不受爵以逃歸猶且殺之矣况我輩乎臣勉之  
曰身服 宋德辱于叛臣如能束身以歸雖死猶榮公

何憾焉鄴曰死不敢愛但以醜惡之名終不能雪止爾  
方知李鄴有異心無復懷 陛下矣臣已輕其權伏願  
陛下察諸陷沒之臣及諸驅虜之士出于不得已咸使  
自新或能束身以歸者願加寵異以收山東士心臣老  
矣死期將至非敢務自全之謀實恐 陛下失天下之  
心山東官吏皆係舊人偽齊優寵至厚舍此臣未知其  
何心伏惟 陛下察臣愚忠不勝至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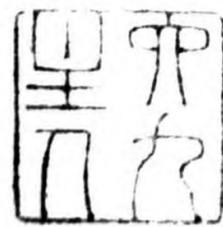
一臣伏念河東河北之地皆以地深失援故陷腥穢而山  
東之地金人立一亂臣收父老心隨亦蕩平百姓非不  
知 宋之民苟免屠戮以幸少安不得不然爾而河東  
河北除太原真定其餘並用我 宋官吏一州不過數  
百人懷驕攜貳易子剪滅 東軍但畏大鎮軍馬未敢  
興事而京東諸郡名雖屬偽齊其實權出金人兩路州  
皆以番官副之惟青州童哥太師鄆州蕭頤尤為凶熾

臣為 陛下陰用黨人不忘 東德者以帥之青州以  
木榮鄆州以陳邦光其餘州縣長吏皆 陛下舊人及  
出城門下側目傾耳皆願 王師之來思為內應以贖  
前非伏望 陛下念無辜之赤子卹久辱之孤臣銳意  
故地提兵北顧則山東之地朝為齊而暮歸宋矣所有  
山東民情及所收復山東之計臣門人薛昂深知利害  
乞賜宣問

右謹具如前伏念臣有心復楚常懷失國之包胥豈意事  
齊還類偷生之管仲加以犬馬之齒而逼桑榆之光深懼  
云亡不獲自盡敢以敵情之變輒通十事之端繫國安危  
表臣心腹伏願 陛下貸其不死之咎許以自新之恩竇  
就有人巨君可斬取平于新室即服罪于南陽伏望 聖  
慈特垂 睿察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書  
起居以聞臣考純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貼黃臣自惟衰老累經偽庭乞還骸骨雖得罷政而劉  
豫敦迫不許辭遜兼私得杜充李儔書以謂前日之約  
得公在庭則 宋天下不勞而復如政事委之它人山  
東心腹官吏稍有遷除則大事去矣願公視事與 宋  
圖之臣不免復領尚書事益為 陛下生靈而起實非  
取榮於偽齊也不知 陛下察臣否臣不敢欺惟天鑒  
之

偽齊錄下



是書陳振孫書錄解題作逆臣劉豫傳一卷楊克弼楊載等撰

四庫著錄於附存自作偽豫傳一卷楊克弼撰據其自叙稱以豫  
逆臣不當稱偽齊故削其國號而名稱之以示貶云云是原書標  
題作劉豫或偽豫傳不作偽齊也又稱傳中載豫阜寧八年遣  
宣義郎楊克弼乞師大金克弼他辭乃改差稱元美是克弼  
六堂仕豫之廢改乃後物宋耳今此本無序又傳中八年止載遣  
偽宣毅郎戶部員外郎韓元英而差遣克弼之文豈有嗣供耶  
抑徑以人剛節耶克弼字形相近他方未見其誤是正所稱韓元  
美方中以俱作元英疑美字誤也此冊係從舊本過錄已有殊  
墨校改數次疑出鮑以翁手葺余所訪本乃從舊刊本影抄者  
向年曾經暑校其大致亦同此本而文字較順今適在行篋中

因破一日之暇略為校勘如右共有義得兩通仍兩存之又前校三  
朝北盟會編見所引此方甚多惜葉頭卷之未及參校姑以俟諸  
異日可耳屠維作洛之歲辛月既望烏程程慶符記于吳  
中藝海樓

